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一五〇回 施法力起死回生 聯友交遊山玩水

話說濟公見江標說眼睛被狗子吃去，故意的就裝做要走。你道濟公這是個什麼用意？只因周家弟兄五人因岳將軍風波亭受害，曉得宋朝奸臣當國，天下從此多事，就泊家眷等一起搬到汴梁，此時周家兄弟暗暗是大金的臣子。濟公怕他們心裡分了界限，雖把周信醫好，他們必定仍回汴梁，不肯幫宋朝剿火小西天，因此故作疑難，須把周家弟兄預先拷定，然後再救周信。卻然此時周仁、周義、周禮、周智，見濟公要走，連忙一齊攔住，一排的倒又同香爐燭台樣的跪下來了。濟公見到這樣，便裝做格外發急的樣子說道：「你們這人實在可惡，倒又這麼樣子來了！難道我實才說的話是放的屁嗎？」周家兄弟見這樣說，又嚇得連忙站起。濟公道：「但有一說，並非俺和尚不肯方便，就是眼睛被狗子吃掉，俺和尚不過費一些事，總可以問人借一副來，照常還比你原來的好的。無如你們四人，現今可算是大金的人色，你們又有這樣本領，若是把周信治好，可算代外國添了一個狠人，中國便多了一個對敵！想來想去，不大上算，所以俺和尚不若省事的好。」周氏兄弟見說便回道：「師父放心，如果真把周信治好，愚弟兄五人只得幫扶中國殺敵人，絕不敢幫著敵人犯中國，如有異心，愚弟兄將後便不逢好死！」濟公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不久俺就有一件事，叫你們代宋朝出一出力，抑或還可以榮宗耀祖。你們可依俺不依俺？」周仁道：「莫說出力，就是拚命都情願的！」

濟公聽說便大笑道：「妙呀！這才不辜負我和尚一片心呢！你們快取燭火來罷。」

當下週義、周仁便拿過幾支燭火。濟公走到門前，伸手便拿出兩顆丸藥來，叫周仁把周信的頭托正，就把兩顆丸藥安在他眼眶裡頭，又喊江標把馬如飛的褲子褪下，也掏了兩顆丸藥安在他傷痕裡面；復行又掏出一些末藥，向兩人臉上一彈，剛剛念了一句「唵嘛呢叭迷吽」，忽然周信一拗坐起，向馬如飛一個嚏噴，馬如飛從那邊一拗坐起，也向周信一個嚏噴，兩人才還人世。

可算一睜眼便做了對，馬如飛面向朝外，搭眼見對面的便是送命的仇人，一手向門上一硬，飛起一腿，就向周信蹬來；周信曉得來得利害，一個倒斤斗，早已站到天井中間。馬如飛一躍步穿出，倒又站了門戶，但他們兩個人還皆是送死的衣裳，一眾看的人大喊道：「不好了！快些走啊，兩個僵屍鬼倒又打起來了！」就此姐姐妹妹、阿哥阿弟，喊了一陣，一哄而散。濟公便一面叫江標關門，一面向二人當中一站，說道：「那個敢動下子手，我就把你們的卵子、眼珠子皆討了走！」馬如飛曉得濟公利害，也就站住不動。那周信仗著自己本領，只曉得和尚會醫病，並不曉得就是法術無邊的濟公聖僧。先前跪著說的話，可算還魂未歸竅附著體所說的話，及至醒來不還記得，他覺到受了馬如飛一腳蹬來之病。濟公此時雖擋住中間，他反怪濟公好管閒事。便罵道：「你這禿頭和尚醫好了我自會謝你，下餘的閒事不要你管！」濟公聽說並不動氣，反轉哈哈笑道：「怪俺不是，怪俺不是！」反招呼馬如飛道：「你不要動手，單看他怎樣打法是了！」周信見和尚這樣搭裡勢的話格外生氣，拎起一腳，又向馬如飛襠下踢到，忽然覺到被人搬住他的腿子喊道：「兄弟，你怎麼踢起我了！」周信定神一看，原來不是踢的馬如飛，正是踢的周禮。周信道：「這怎麼的？明明去踢那廝，怎麼踢著你的！」周禮低低的向他道：「兄弟，你不可再放肆了！這就是我們在汴梁聽說臨安西湖出的個濟聖僧就是他！」

周信一聽，心才明白，就轉身跪到濟公面前請罪。濟公道：「你舛了！你何嘗得罪俺？」周信道：「聖僧不必含糊，我適才是得罪你，破口罵你老人家的，情願說明白了反沒嫌疑。」濟公道：「你這話格外舛了。俺問你，你罵俺的時候，你可知道俺是那一個和尚嗎？」周信道：「那時實不知你老人家就是聖僧。」濟公道：「這樣說來，你委實還是不曾得罪俺了！你既不知俺是何人，你怎樣得罪到俺呢？周信，俺和尚勸你一句，你這人的確是個匹夫之勇，就如馬如飛今天同你這段笑話，也都叫做想不透。你們兩家會訪的意見，以為他名頭高了，我要打降了他，然後我在世界上便有一無二。須知他名頭高的必有實在，我如其本領真不及他，一會手是空叫自己送命。就是他本領不如我，他名頭反在我上，到了後來，自有一天見出真實，我又何必同他打這冤結！你們有功夫的人東訪西訪，你死我活，這都是叫做想不透。你們想想，俺和尚這句話可舛不舛嗎？」說畢，又由腰間取出一粒丸藥交代周信道：「馮志堅吃了你的暗手，現今命在須臾，你把這丸藥拿去放在他嘴裡，將他救好，這就是罰你招陪他的意思。就叫江標取個燭火照你去罷！」二人聽言當下就連忙去救馮志堅。周仁便把些和尚、土工、忙乎、漆匠、棺材匠，一律都開發走了。

忽聽馬如飛房裡那周信「朋友朋友」的怪喊；再一定神，只見周信奔出，馮志堅舉著拳頭在後面趕來。江標抓住燭火，只是嗤嗤的笑。原來周信走到房內，將丸藥便納入馮志堅嘴裡，馮志堅此時已有了微微氣息，到得丸藥納入，忽然醒轉眼睛微睜，搭眼見周信面對面的朝他望。暗道：這廝我聽江師兄說已經死了，因何在我這裡？莫非我也死了，同他拘在一處，守候閻王過堂嗎？再不然我已要死，眼睛裡便望見鬼；而且他這衣冠齊整是明明一個棺材裡面的樣子。但我無論死與未死，我聽說他只有兩眼可以致命，且弄他一個不及防備！想罷，突然身子一拗，兩指就觸到周信。要平時的周信，當下又你死我活的拚起來了，無如適才被濟公一番勸解，就輕易不肯同人動手。馮志堅兩指到時，他就怪喊了一聲，趕緊奔出。馮志堅就隨後趕來，走到外面只見燈燭輝煌，師父也是穿的死人衣服，更疑惑自己是一定死了；卻又見江標抓住燈火在旁面笑，因就江標問了究竟，才知都被濟公聖僧救活，心中這才明白。

剛要走到師父面前叫他去換衣服，只聽濟公坐在那椅子上喊道：「不好了不好了！俺肚裡餓死了，俺喉嚨癢死了！」馬如飛道：「不舛不舛！我來叫酒菜去。」

周信道：「馬道長你不必去，小弟今天的主人。」馬如飛道：「在兄弟這邊，理當是我的東道。」就此馬如飛謙了要走，周信讓了要行，非常客氣。忽聽濟公在上面喊道：「來來！」二人見濟公喊他們來，就都望濟公面前一站，靜候他的吩咐。濟公道：「可是你們兩人皆要搶了喊酒菜嗎？」二人道：「是的。」濟公道：「在俺看來，你們皆不能去，人家絕不肯除給你們，他家沒得伙計跑到鬼門關上去收賬。」

馬如飛道：「師父放心，我馬如飛雖是窮人，向不賒人家白食，不論茶面酒館，就是金珠錢店，沒一家不相信我得過！」周信道：「我是外客，現錢買現貨，格外不愁他不肯。」濟公道：「不是這樣說法，你二人對面望望是個什麼樣子？況且今天日間人家聽說你們皆已經死了，晚上這樣跑到人家去，那不要疑惑你們是僵屍鬼作怪嗎？」二人聽了這話才曉得自家送死的衣服還不曾換去，大家聽了便哄堂大笑。

馬如飛同周信皆換衣服，周仁便不作聲不作氣的，跑到外面叫了一桌席，自己同夾銅錘樣的夾了兩壇百花酒走進來了。可巧這裡連濟公剛剛八人一桌，將好候著把菜送到。各人皆是好酒量，兼之百花酒香美異常，因此就用飯碗任性的喝個不住。但是濟公有塊脾氣，酒菜到了面前就沒得功夫說話；周氏弟兄同馬家師弟可算不打不成相識，談談說說。他叨教他的軟勁，他請問他的硬功，情投意合，歡喜不過。一直吃到東方發白，把兩壇酒吃得壇底朝天，有打頓的、有的唱的、有的還有做功夫的，到了太陽已出，才各趕各路。馬如飛便親到吳善人家裡叩謝，並問明了棺材裝殮的人家統統退去，周家的裝殮也統統退掉；但是這個棺材是費了事，說之至再退了一半價錢。

到了第二日，周家弟兄又在竹林寺請濟公、馬如飛、江標、馮志堅過去吃酒兼玩南焦。過了幾日，接頭馬如飛的主人又請周氏兄弟暨濟公遊玩金焦；過了幾天，跟後金焦的方丈同竹林寺的住持因慕濟公的法力，又是原班酒兒食兒的鬧了幾天。

這日周氏兄弟又請濟公吃酒，酒散之後，周仁對濟公說道：「舍弟周信蒙師父救命之恩，及教訓愚弟兄之德，只好容圖報答。但愚弟兄明日就預備動身，約明春再為南來。」濟公聽完，便故意的問道：「難道大金皇帝有旨召你們不成？」周仁道：「那有此事！愚弟兄已在師父面前發過了誓，師父放心！」濟公道：「既不是金主有詔，你們且在此多耽擱兩月，不日還有件大事相煩。至於用度不敷，你莫看俺窮和尚這個形象，多少還可以搬弄得來。」周仁道：「師父既有事委用，自當靜候。但客囊尚還豐足，不勞

師父費心。」周氏兄弟因此被濟公留下，逐日同濟公、馬如飛等遊山玩水，酒食自如。這日已是□月初八日，恰巧是年金山傳戒，擇了這日開堂，周家弟兄、馬家師弟，皆陪濟公到金山瞧個熱鬧。正然走進山門，只見裡面一件官轎，前面一眾親兵，轎裡坐了一位四□多歲的婦人，後面兩騎跟馬、兩頂小轎，前呼後擁的，迎面而至。濟公一見，便說道：「嚟啲！我倒忘了。」因合眾人：「請諸位切勿遠離，定於□五日再會。」說罷，轉身望外就走。但不知濟公此番要往何處去，且聽下回分解。